



卷廿四上



汪氏珊瑚網畫繼弓二十四

序

自昔賞鑒之留^家神繪事者多矣著之傳記何止一書
獨唐張彥遠總括畫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軒轅時史
皇而下至唐會昌元年而止著為歷代名畫記本朝
郭若虛作圖畫見聞誌又自會昌元年至
神宗皇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亦復編次兩書既出
他書為贅矣予雖生承平時自少歸蜀見故家名勝
避難于蜀者十五六古軸舊蓄不期而聚而又先世
所藏殊尤絕異之品散在一門徃々得免焚劫猶得



披尋故性所嗜情心目所寄出于精深不能移奪每
念熙寧而後游心於藝者甚衆迄今九十四春秋矣
無復好事者為之紀述于是稽之方冊益以見聞參
諸自得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禩上而王侯
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或存或亡悉數畢見又
列所見人家竒迹愛而不能忘者為銘心絕品及凡
繪事可傳可載者彙成此書分為十卷目為畫繼若
虛雖不加品第而其論氣韻生動以為非師可傳多
是軒冕才賢岩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
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

至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画而非画嗟
夫自昔妙悟精能取重于世者必凱之探微摩詰道
子等輩彼庸工俗隸車載斗量何敢望其青雲後塵
耶或謂若謂之論為太過吾不信也故今于類特立
軒冕岩穴二門以寓微意為鑒裁明當者須一肯首
是年門旦華國鄧椿公壽序

畫繼論聖藝

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于神即位未幾因公宰奉清間之宴頤謂之曰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故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于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画上自曹弗與下至黃居寀集為一百帙列十四門摠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覽集蓋前世畫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于是聖鑒周悉筆墨天成妙体象形兼備六法獨于翎毛尤為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亘許高出紙素幾欲活意象史莫能也政和初嘗寫仙禽之形凡二十題曰筠庄縱鶴蓄或戲上

上或飲湖液翔鳳躍龍之形擎露舞風之態引吭啖天以極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潔並立而不爭獨行而不倚間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縑素之上各極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已而又製奇峰散綺首意匠天成工奪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峦疊秀則閨風群玉也明霞紆絲則天漢銀潢也飛觀倚空則仙人樓居也至于祥光瑞氣浮動于縹緲空明之間使覽之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飄々焉嶢々焉若投六合而隘九州也五年三月上巳賜宰臣以下燕于瓊林侍從皆預酒半上遣中使持大杯勸飲且以龍翔池鷓

鴻番并題序宣示群臣凡與燕者皆起立環觀無不
仰聖文觀奎畫贊歎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其後以
太平日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湊無虛日史不絕書
動物則赤烏白鵲天鹿文禽之屬擾于禁籞植物則
檜芝珠蓮金柑駢竹瓜花來禽之類連理並蒂不可
勝紀乃取其尤異者凡十五種寫之丹青亦曰宣
和睿覽冊復有素馨末利天竹娑羅種二異產究其
方域窮其性類賦之于詠歌載之于繪畫為第二冊
已而玉芝競秀于宮闈甘露宵零于紫簞陽烏丹克
鸚鵡雪鷹越裳之雉玉質皎潔鸞鷲之雛金色煥爛

六目七星巢蓮之龜盤螭翥鳳萬歲之石並榦双葉
連理之蕉六十五物作第三冊又凡所得絕白禽獸
一一寫形作第四冊增加不已至累十冊各命輔臣
題跋其後寔亦冠絕古今之美也宣和四年三月辛
酉駕幸秘書省訖事御提舉廳事再宣三公宰執親
王使相從官觀御府畫既至上起就書案從倚觀
之左右發篋出御書畫公宰親王使相執政人各賜
書畫兩軸于是上顧蔡攸分賜從官以下各得御畫
兼行書草書一紙又出祖宗御書及宸筆所摹名畫
如展子虔作北齊文宣幸晉陽等畫靈臺郎奏辰正

宰執以下逡巡而退是時既恩許分賜群臣皆斷佩
折巾以爭先帝為之笑此君臣慶會又非特幣帛筐
篚之厚也始建五嶽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
人咸使蓄之多不稱旨自此之後益興畫學教育眾
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藝能當是時
臣之先祖適在政府薦宋迪猶子二房以當博士之
選是時子房筆墨妙出一時咸謂得人所試之題如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繫空舟
岸側或拳鷺于舷間或栖鴉于蓬背獨魁則不然画
一舟人卧于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謂非無舟人止

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甚閑也又如亂山藏古寺
魁則画荒山滿幅上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塔
尖或鷓鴣吻徃々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亂離後
有画院舊史流落于蜀者二三人嘗謂臣言某在院
時每旬日蒙恩出御府畜軸兩匣命中貴押送院以
示學人仍責軍令狀以防遺墜潰污故一時作者咸
竭盡精力以副上意其後寶錄宮成繪事皆出画院
上時々臨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堊別令命思雖訓督
如此而眾史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繩墨未脫卑凡
殊乖聖王教育之意也

畫繼論遠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咏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髮本朝文忠歐公三蘓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月岩以漫至仕龍眠或評品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

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大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画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于軒冕岩穴有以哉

自昔鑒賞家分為三品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物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復首推之為當也至徽宗皇帝專尚法

度乃以神逸妙能為次

余嘗取唐宋兩朝名臣文集凡畫畫紀詠考究無遺故于群公略能察其鑒別獨山谷最為精嚴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少陵東坡兩翁雖注意不專而天機本高一語之確有不期合而自合者杜云妙絕動宮墻則壁傳人物須動字能始子請公放筆為直幹則千丈之姿于用筆之際非放字亦不能筆至東坡又曲盡其理如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華坐客慧當其下筆風雨狀筆所未到氣已吞非前身顧陸安能道此等語耶

余此作錄獨推高雅二門餘則不若立褒貶蓋見者方可下語而聞者豈容輕議嘗考郭若虛論成都應天孫位景朴天王曰二藝爭鋒一時壯觀傾城士庶看之闐噓余嘗按圖熟觀其下則知朴務變怪以倣位正如杜默之詩學盧仝馬異也若虛未嘗入蜀徒因所聞妄意比方豈為歐陽炯之誤耶然有可恕者尚注幸顯之論謂朴不及位遠甚蓋亦以傳為疑也此余所以少立褒貶

郭若虛所載往三遺畧如江南之王凝花鳥潤州僧修範湖石道士劉貞白松石梅雀蜀之童祥許中正

人物仙佛丘仁慶花王延嗣鬼神皆名筆也俱是熙寧以前人物

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營丘所作雪齋峰密林屋皆以淡墨為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余每以告畫人不愕然而驚則莞爾而笑足以見後學之凡下也

李營丘多才足學之士也少有大志屢舉不第竟無所成故放意于畫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剗俱露以具君子之在野也自餘窠植盡生于平地亦以具小人在位其意微矣宇文龍首李蒙云宣和御府

曝書屢嘗預觀李成大小山水無數軸今臣庶之家各自謂其所藏山水為李成吾不信也

畫之六法難于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始能兼之耳然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損只于澄心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也蓋寔矯之恐其或近眾工之事

米元章云伯時病臂三年予始畫雖似推避伯時然自謂學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專為古忠賢像其木強之氣亦不容立時下矣

鳥獸艸木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

獨以其方所見論難形似之不同以為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豐或瘠互相譏笑以為口實非善觀者也蜀雖僻遠而画手獨多于四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画而蜀筆居半德麟貴公子也蓄画至數十函皆由京師所載止襄陽隨軒絕品多已如此蜀學其盛矣哉画之逸格至孫位極矣後人徃之益為狂肆石恪孫太古猶之可也然未免乎粗鄙至貫休雲子輩則又無忌憚所者也意欲高而未嘗不卑實斯人之徒歟蜀之羅漢雖多最稱盧楞伽其次杜楷丘文播兄弟耳楞伽所作多定本止坐立兩樣至于侍衛供獻花石松竹羽毛之屬悉皆無之不足覩杜丘雖各有此筆意不甚清高俱愧長沙之武也

舊說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道子學成惠之恥與齊名轉而為塑皆為天下第一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熙見之又出親意遂令巧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槍泥于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峦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其後作者甚盛此宋復古張素敗壁之餘意也大抵收藏古画徃之不对或斷縑片紙皆可珍惜而又高人達士恥于對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

器目之夫豈知古画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百
年那得復有完物断金碎玉俱可寶也
榮輯子豈酷好畫務廣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
其類循次展開徧滿其家每一種日一更換旬日始
子好事鮮其比也聞之故老曰承平時有一不肖子
質画一匣于人家凡十餘畫每畫止各有其半或橫
或豎當中分剪如維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
毛無一全者盖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分
之以為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歎
画繼論近

徽宗建龍德宮成命待詔畫宮中屏壁皆極一時
之選上來幸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
枝月季花問画者為誰實少年新進
上喜賜緋褒
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近侍嘗請于上
上曰月季鮮
有能画者盖四時朝暮花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
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有孔雀在其
下亟召画院象史令畫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
雀欲升藤墩先舉右脚
上曰未也象史愕然莫測
後二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

先舉左象又駭服

宣和殿御閣有展于慶四載畜最為高品 上每愛玩或終日不捨但恨止有三圖其水行一圖特補遺耳一日中使至洛忽聞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由守求觀既見則愕曰御閣中正欠此一圖登時進入所謂天生神聖物必有會合時也

聞之薛志曰明達皇后閣初成左廊有劉益所画百猿後志于石画百鶴以對之舉動各無相犯頗稱上旨賞賚十倍也

政和間每御画扇則六宮諸邸競比自臨倣一樣或至數百本其間貴近往往有求御寶者

先大父在樞府日有旨賜第于龍津橋側先君侍即作提舉官仍遣中使監修比皆画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慶畜之類一日先君就視之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迺郭熙筆也問其所自則云不知又又中使乃云此出內藏庫退村所也昔神宗好熙事一殿專皆熙作 上即位後易以古畜退入庫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和若只得此退足画矣明日有旨盡賜且命舉至第中故第中屋壁無非郭画誠千載之會也

政和間有外宅宗室不記名多蓄珍首徃二王公貴人令其別識于是遂與常賣交通凡有奇蹟必用詭計勾致其家即時臨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別也復以真本厚價易之至有循環三四者故當時号曰便宜三

勾處士不記其名在宣和間鑒賞第一眷寵甚厚凡四方所進必令定品欲命以官謝而不為止賜處士之号令待詔画院

画院界作最工專以新意相尚嘗見一軸甚可愛玩画一殿廊金碧燒耀朱門半開一宮女露半身于戶

外以箕貯果皮作弃擲狀如鴨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屬一二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此者

祖宗舊制凡待詔出身者止有六種如摸勒書丹裝背界作種飛白筆描画欄界是也 徽宗雖好画如

此然不欲以好玩輒假名器故画院得官者止依倣舊制以六種之名而命之足以見聖意之所在也

本朝舊制凡以藝進者雖服緋紫不得佩魚政宣間獨許書画院出職人佩魚此異數也又諸待詔每立班則画院為首書院次之如琴院碁玉百工皆在下又画院聽諸生習學凡係凡者每有過犯止許罰直

其罪重者亦聽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
惟兩局則謂之俸直勘旁支給不以衆工待也 睿
思殿日命待詔一人能雜畫者宿直以脩不測宣喚
他局皆無之也

畫院四方召試者源源而來多有不合而去者蓋
一時所尚專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則謂不合
法度或無師承故所作止衆工之事不能高也
凡取畫院人不專以筆法往以人物為先蓋多對
不時恐被顧問故劉益以病贅異常雖供御畫而未
嘗得見終身為恨也

高麗松扇如節板狀其土人云非松也乃水柳木之
皮故柔賦可愛其紋酷似松栢故謂之松扇東坡謂
高麗白松理直而踈折以為扇如蜀中織機欄心蓋
水柳也又有用紙而以琴光竹為柄如市井中所製
摺疊扇者但精緻非中國可及展之廣尺三四合之
止兩指許可畫多作士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
又以金銀屑飾他面及作星月星漢人物粗有形似
以其來遠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綠奇甚與中國不同
專以空青海綠為之近年所作尤為精巧亦有以絹
素為團扇特柄特數尺為異耳山谷題之云會稽內

史三韓扇分送黃門畫省中海外人烟來眼界金勝
博物注魚蟲蘋汀遊女能騎馬傳道娥眉畫不如寶
扇真成集陳隼史臣今得殺青書

倭扇以松板兩指許砌疊亦如摺疊扇者其柄以銅
釐錢環子黃絲條甚精妙板工罨畫山川人物松竹
花草亦可喜竹山尉王公軒惠恭后家嘗作明州船
官得兩柄

西天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像以
西天布為之其佛相好與中國人異眼目稍大口耳
俱恠以帶掛右肩裸袒坐立而已先施五藏于畫背
乃塗五彩于畫面以金或朱紅作地謂牛皮膠為觸
故用桃膠合柳枝水甚堅清中國不得其訣也邵太
史知黎州嘗有僧自西天來就公辭令畫釋迦今茶
馬司有十六羅漢

張彥遠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已多矣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褙裝褙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雲故內府蓄書謂之大脩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号蓄書之府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媸渾雜亦在銓量是故非其人雖近代亦朽蠹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其晉有宋名跡煥然如新已歷數百

年紙素彩色未甚敗何故開元天寶間縱或已耗散良由寶之不得其地也夫金出于山珠產于淵取之不已為天下用畜畫歲月既久耗散將盡名人藝士不復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寶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操揉使損不解裝褙者隨手棄損遂使真跡漸少不亦痛哉非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燭不可覩書畫向風日止飡飲唾涕不洗手並不可覩書畫昔桓玄愛重蓄書每示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飡寒具以手提書畫大點污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牀褥拂拭舒展觀之

大卷軸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几書畫時、舒展即免
蠹濕余自弱鳩集遺失鑿玩裝理晝夜精勤每獲一
卷遇一幅必致、葺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敝衣
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嗤笑或曰終日為無益之事
竟何補哉既而嘆曰若復不為無益之事則安能悅
有涯之生是以愛好愈篤近于成癖每清晨間景竹
牕松軒以千乘為輕以一瓢為倦身外之累且無長
長物惟書與畫猶未忘情既頽然以忘言又怡然以
觀閱常恨不得窈現御府之名跡以資書畫之廣博
又好事家難以假借况少真本書則不得筆法不能
結字已墜家聲為終身之痛画又迹不逮意但以自
娛與夫熬、汲、名利交戰于胸中不亦猶賢乎昔
陶隱居啟梁武帝曰遇固博涉忠朱能精苦恨無書
願作主書全史曉愛楷隸又羨典掌之人、生數紀
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惟恣五慾實可愧恥
每以得為才鬼猶勝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由是書
画皆為精妙况余凡鄙于二道能無癖好哉

郭若虛畚画見聞志云彦遠字愛賓河東人能文
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豐刑而
落筆不媿作者著法書要錄一十卷歷代名画記

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
繡里平陽氏忠魁世裔家藏本

米襄陽畫學

太抵畫今時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
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家為工等賞鑒家
謂其篤好徧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
精品近世人或有貨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
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為珍秘開之
或笑倒余輒撫案大叫曰慚惶殺人
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有名不為可勝數故諺
云牛即戴嵩馬即幹鶴韓即杜荀象即章得是也
今人絕不作故事者由所為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

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國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
國初以前多作之人物不迺一指雖乏氣骨亦秀整
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
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辨才云着黃衣大袖如山東
舉子用證未軟裏白襪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
服亦其制

鑿闕佛像故事首以功戒為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
趣尤以烟雲霧景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艸至
于士女翎毛貴遊戲閱殊不入清翫家具眼

大畧人物牛馬一摹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
自得處高也

余少收畫見奇巧者皆不錄以為不應如是及長官
于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
恨不巧矣固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玉崛起為天下
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
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隨唐及南唐至
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

坦然明白昌辭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祝花

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戴牛曹韓馬
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象也

蘇氏種瓜畜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關
立本筆立本畫皆着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
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
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貴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
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還學
者莫及然自有懷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
楊拙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為孫知微

逸格所破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像羅漢善戰筆
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
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嶽後殿壁天下奇筆

傳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東丹王胡瓌蕃馬見七八本雖好然非空室清玩
騰昌祐邊鳶徐熙徐崇嗣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雖
富艷皆俗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

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嘆或云畫孝宣殿殿壁
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為人所鳩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
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
番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
典子文房物也內合同乃其璽唐室皆用內合同為
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做之
封函曰制姓名內曰制公某人可某官三上用此印
日月用國印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牧甚衆好

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唐希雅作林竹 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

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妨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
也惟以此為別妨筆秀潤勻細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
高無與比也峰峦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
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
映一片江南也

董源峰頭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多真意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
巨然少年時多作礬頭老來平淡趣高劉道士亦江
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劉畫則道士
在主位以此為別

荆浩善為雲生山頂四面峻厚

關仝人物俗石本出于筆宏有枝無幹

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仝則樹相似范寬
師荆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畫相送題勾龍爽
畫因重背入水于左边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筆字在
合綠色抹石之下後數年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

浩一同而筆乾不潤于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
年所作却以常法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
水際作突兀大石自此趨硬信荆之弟子也

李成淡墨如夢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
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
品固在李成上

范寬山水巖：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
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者溪出深
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磨詰
王端學關仝人物益入俗

道士牛戩筆墨麗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
寶覺張經之上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直龍首閣劉明復皆
師李成復古此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
細甚秀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恰
而收錄裝堂嫁女亦不棄

趙昌王友鍾鬻輩得之可羨壁無不為少程坦崔白
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汗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
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

足為尚友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在趙昌王友之上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
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為技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木
朝妙工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蘇子瞻常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遂節分
曰竹生時何常逐節生運思清拔出于文同與可自
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
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破

硬亦恠：音：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州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為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嗣狀王宗漢作蘆雁有佳思

大夫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為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章友為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棊盤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伯時病右手予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予乃取顧齊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彩不高予為睛目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也

知音求者只作橫挂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為椅所蔽又行過肩行不着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皴巨然或范寬山

水固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掛名筆
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
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為
襯乃可掛也觀此知昔人好尚今則無須如此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
湯半熟入粉槌如版故飯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
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
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非皆精絹徐熙絹或如
布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



本館藏書
小冊
方
古
清
布
會
書
...

